

集 後
貞 七 女 五



康德六年五月八日
康德六年五月廿七日

版權
所有
必究

後集五女七貞
每冊三角
定價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小南關工美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人 張少岐

奉天小南關工美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卷二十一】

且說上回李俊氣的把筆放下道：趙大哥，你這是怎麼啦？我父親帶着病，你怎麼咒我們？趙璧細着臉道：閣下別着急，我疑惑跟我當初辦事寫帖一樣啦。朱光祖道：李少莊主不要怪罪我們趙大哥，這足見他熱心過度的地方。你別冤枉好人，儘決不是容心。當大事難免爾此失波，頂好這門稟帖也別寫零碎，就寫李俊叩稟。要怕埋沒了趙大哥這份好心，頂好是寫李俊率趙璧叩稟。大家一陣大笑。有喝着茶的把茶全噴出來。趙璧向朱光祖道：你痛痛快快教他寫李俊同趙璧頓首。李俊道：趙大哥許你胡說，我可不敢當。趙璧道：得啦，你還實受啦。天霸道：別取笑了，商量正事要緊。說話間天色已晚，莊丁們擺上酒席，衆人開懷暢飲。李三爺因精神沒復原，不敢多食，累得早早去安歇。令李俊李玉招待衆人，席間談起丟御馬之事。李俊道：就有這麼重大的事，方才富着家父怎麼不請呢？天霸道：他老人家自己的事，已竟急死了，怎麼再教他老人家知道這種逆事？如今我們打算撤請帖，三山五岳的俠羣英雄，在玉泉山鳳凰嶺立羣雄會，一爲李三爺奪太湖，二來也好打聽御馬的下落。我想憑着李三爺的老面子，帖到了那方面也不好不來。不過現在可不能就奪太湖，必須把羣雄請到了，然後下手。李俊道：姐夫據我看還是把這事告訴與我父好，老人家脾氣，你老不是不知道。他老人家無論什麼事，是說辦就辦，最怕的是因循。若是說爲奪太湖，還得請三山五岳的英雄俠義士，他老人家是未必肯信。此時是帶着病，算萬分無奈了。只要氣一緩足了，老人家非去跟賊人拚命不可。那一來豈不更糟了？不如直接了當的

告訴他老人家倒好。衆人又一商量，覺着李俊的話很對，當晚計議停當。次日一早，由天霸把奉旨訪查御馬的下落，捉拿尋馬的賊人，向李三爺詳細道說了一遍。李三爺聽了十分焦急，向天霸道：「此事關係着你的身家性命，不要視同兒戲。只是事出在邊關一帶，若是在內地裡訪查，恐怕不易找着下落。我的事你不要管了，趕緊求統漕大人給你辦一套路引文書，多帶幾位精明強幹的，趕到邊關一帶，細細訪查，還許可以找出點線索來。我的事固然也不小，我病好了之後，我自己約幾位老朋友帶着我，跟賊人拚一下子，行了重整家業，不行呢，我也活够了，就是跟賊人們對了命也值得了。事分輕重急緩，不止於不留賢婿你。連李俊也教他帮你去找尋御馬。」天霸一聽，李三爺對自己這番誠意，心裡十分感動，看起來岳父對自己一切事，全是真誠的關心，遂反倒用笑容安慰三爺道：「岳父不必爲小婿的事掛懷。現在大家議定了如此如彼的，爲奪太湖訪御馬的下落，才這樣辦。」天霸把立羣會的事，向李三爺詳細一遍。李廣通一聽，這法倒是很好，遂向天道：

「這麼辦吧！把各路俠義士請到，一則可探聽出點眉目來，像我雖在太湖創出點名姓來，決非一朝一夕之力，可是也就是在大江以南有人這麼捧我，若是離開這裡，還是得憑一對金鈎重打基業。人傑地靈是一點不假，就是教我對邊關去訪賊人，也得大費一翻手脚，實在是那一方沒有什麼朋友。我看羣雄會一立起來，把各處的能人聚到一處，誰能有知道詳情的，那再伸手辦案，也不致望風捉影了。你趕緊入手辦吧！天霸這就忙合着寫帖，這帖的措辭就說明了是李三爺太湖鍾山寨，被賊人所搶，自己人單勢孤，無奈何請幾位英雄義士赴羣雄會，助一勝之力，奪回太湖。」李廣通具名，令天靈附一份帖，爲是關於兩方面的情面。

接着帖決不好意思不來。此時是有會寫字的人，全提起筆來跟着寫帖。人多好辦事，一會的工夫寫出一百多份帖來。天霸隨又把所請的人，全列在單子上，如李三爺、孫起、及趙壁、朱光祖等，全跟着想，完是那裡應當下帖，住址寫着極清楚，並且有可以一份帖轉多少位，全注明了。把帖及人名單子全寫好。天霸要自己差人去下帖請人。孫起忙說道：「黃副將這點小事不用再去求人，我這裡莊丁閑着，教他們分頭去請，又快又省事。」天霸想着不論誰去也得多帶川資，才好教人家日夜趕，自己帶來的不過百十兩銀子如何分配的。所有想叫少傑到淮安去，也爲取一筆款項，預備要款待羣雄。水滸子孫起慨然說道：「這些事，我還担的起，打算羣雄來到，我這裡大熱鬧熱鬧，爲會會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高人。我孫起就是把體己錢滿花淨了，決不心痛。」黃大人放心不必管啦。天霸見水豹子孫起一團高興，自己也不便過於固執，惟有暗中默記人家花多少錢，候事情完後如數還人家。當時水豹子孫起把所有年輕健壯的莊丁全叫出來，分派好了請帖，有奔安徽的就有奔山東的，各道路遠近，發給盤費，把下請帖的打發走後，孫起這裡到忙起來了。率莊丁們收拾各處接單，預備了四隻大船，暫作擺渡，爲的是羣雄到此，沒坐船來的，也可以由兩岸登船進山。在一進山口搭起兩座席棚，一座是茶棚，一座是盥漱棚，爲是來的客人一路風霜征塵甫卸，愛潔淨的當然全找澡塘洗洗澡整整容。可是玉泉山這種地方，水豹子孫起想到了就辦，從別處找了幾個理髮匠，每天在棚裡伺候着，有客人來，可以先到這棚裡淨面整容，過了這兩座棚，才是回事處。這種法子孫起想的，因爲歷來主人招待的越周到，客人是越客氣，吃不肯吃，喝不肯喝，反倒拘束起來。這次孫起又特意在山口那裡，派四名莊丁，接

客人 一上岸莊丁就告訴客人前面有盪激棚 茶棚 教客人先隨便淨面梳髮 喝茶吃點心 最要緊的告訴客人隨便 主人這可不招待 請來人隨意的歇息够了再進莊 客人因為沒有主人在一旁拘束 一定隨便了 孫起又派人到蘇州府買辦燕菜銀耳 山珍海味 請了幾位好廚師 帶進了玉泉山 爲是給客人作上等酒席 李廣通見孫起這回真似揮金似士 全不在乎 李三爺對於孫起老哥倆誰也不背誰 李三爺遂向孫起問道 兄弟你別這麼鋪張 數下眼去也就足是了 你也不是多麼富裕 何必這麼苦上臉呢 孫起道 實告訴兄弟你吧 哥哥我尚有點積蓄 論銀子也有個三四萬 平常我也沒處花去 你玉堂侄兒大約也不在了 他們不告訴我 只說是被大人派到通州收糧 我也不敢深追問了 但盼他別像傳言才好 你錦堂侄兒大小也有了功名 總算沒白巴結往後用不着我店着他了 我收着這麼些銀子 死了一個也帶不了去 就着會高人的時候 招待好朋友我不花 我可真成了渾蛋啦 這個錢花着我臉上有光 往後咱們兄弟走到那裡 不是香甜 李三爺含笑問道 老大哥你這可不對了 上次蘇州帶約咱們搶關 怎麼老哥哥你還一個勁的哭窮呢 孫起道 那是要不那那說兄弟 你焉能管 李三老點頭道 還是我心虛實 你說什麼我信什麼 無有疑心你會跟我說假話 孫起道 那時實怨我不對了 李三爺也一笑置之 這裡一切事預備的齊齊整整 每日差派黑水湖的小船探聽太湖的動靜 趕情賊黨把太湖佔據之後 把出入道路封鎖 緊守鍾山寨 本來裡面吃喝全有 所有經過太湖的船隻 全知道太湖被賊人佔據了 商船全躲着走 不敢貼近太湖鍾山寨 黑水湖的小船探明了一切回去一報告 李三爺萬分煩悶 既疼自己若干家產 又可憐那些鄉民滿陷身在匪窟裡 不定怎樣受賊人凌虐了 雖然這麼着

急 也是無計可施 只好靜待羣雄到後再計 稟帖遞上去 過了兩天 蘇州府的大頭王仁王傑來到 李俊迎接進來 王仁王傑見黃天霸等全在這 遂向大家請安問好 天霸問起兩人的來意 原來王仁王傑在府衙已竟升了八班大都頭 一個跑省裡報解公事 一個在衙門內辦公 這就因為拿點水蜻蜓雙飛燕梁大興 解回蘇州府 趙清德因為王仁王傑能把淫賊獲案 給女兒報了仇 從此更加另眼看待 竭力想提拔兩人 補升爲八班大頭目 至於蠻南俠張玉出頭效力 趙知府自有一番感謝 太湖鍾山寨自歸王化 每年的收成全要給言家完糧納稅 蘇州府派了兩名佐雜官 一名巡檢 一名千總 在太湖駐紮 一半爲是監視着太湖居民 一半是爲收租稅 這日駐太湖的巡檢跟千總一同回來報告 說是有緊急事求見 知府教差人帶進來 巡檢跟千總一見大人 立時把帽子摘下來向大人請罪 知府問是什麼事 二人就把太湖失守 水寇佔據了山寨的事 向知府一報告 趙清德勃然大怒 你們駐守太湖 不能以死命保護佑民 要你們這樣作官何用 李廣通在太湖頗有俠名 怎麼就束手的任水寇佔據了呢 巡檢道 跟大人回 李通廣若千家產全在太湖 豈肯甘心讓水寇竊據 實因爲事出倉猝 李廣通又在病中 卑職們不過數十名兵弁 那敵的了數百賊人 故此逃出太湖 卑職們雖然逃得性命 可是連卑職們的家小 還來陷身匪窟 沒逃出來 求木人恩典 知府道 這些事情全有可原 只是你們爲何耽擱這些日 才來報信 巡檢道 卑職逃出太湖 病倒中途故此耽擱了時日 才趕到蘇州府 趙清德見兩人狼狽情形 不忍再追問 原來巡檢們在先前本沒想回來 兩人逃出太湖 本要棄官逃走 在別處躲了幾天 彼此一商量 還是不能走 因爲家眷全沒逃出來 此時若是不回去見府台報告

從此就算黑人 永不能再露面了 兩人硬着頭皮回來見知府 幸而知府這算開恩 並沒給撤職查辦 且說巡檢跟千總剛退下來 正赶上玉泉山來人遞呈子過案 知府接到這份呈子 見如外還有漕標副將黃天霸的名帖 知府這才想起李廣通跟副將黃天霸是翁婿姻親 這更得竭力的給他辦理 當時教王仁王傑趕到太湖玉泉山 查看究竟 王仁王傑這才來到玉泉山鳳凰嶺這哥倆與天霸全是熟人 見面後說明奉知府趙大人之命 來此調查真像 天霸將太湖賊水寇佔據情形 向王仁王傑說了 請他二人回去 把這情形報告趙大人 請他調四十名捕快幫忙奪太湖 別的事全不用趙大人管 王仁王傑慨然應承 願給黃副將效力 王仁王傑趕回蘇州府不提 當日有對松山鐵瓦觀鎮東俠吉千吉道爺 帶着徒弟李文傑呂武傑來到 衆人全在大廳前迎接 此次羣雄會 由大家議定 每天知有多少位來 要多是來一位一迎接一位 那就累死了 不如把李少當家的安置在山口 專爲迎接來的賓客趕到往裡請時 只令莊丁們往裡迎接 所有大廳裡人 全不用往外迎了 大家就這麼議定 趕到鎮東俠吉道爺一到 衆人迎進大廳 按說對松山鐵瓦觀 跟太湖近在咫尺 太湖出了這麼大變故 怎麼會不知道 點信息 接到羣雄會的帖到了才來呢 原來老道吉千近來重整對松山 清修鐵瓦觀 對於外面的事不聞不問 閒事不管 緊閉廟門 不論有什麼事不准往裡傳播 自己是縣是非 故此對太湖的事真是一點不知 此時接到了請帖 才知李三爺遭了這種意外事 就帶着徒弟李文傑 呂武傑到來 吉道爺一見李三爺的面 十分道歉 趙壁在一旁從鼻子裡諄了一聲道 別動假門假氏了 遠親不如近鄰 你們住的這麼近 瞪眼看着把太湖被人佔了 連問也不問 撇開交情不算 要知齒亡唇寒 這股水賊敢

佔太湖 早晚就要奪對松山 可嘆還是三清教下的弟子 別說慈悲心沒有 連冤死狐悲的
思想全不董 還稱什麼鎮東俠嘅 趙璧是連挖苦帶損 吉道爺被趙璧說的臉通紅 口念無
量佛 你可屈死貧道了 貧道緊閉山門 不問世事 那裡知道此事 若不是羣雄會的帖到
貧道還是一點信息不知 趙璧你這麼嚼舌 死後定入拔舌地獄 李三爺道 饒老爺你嘴
上留德吧 什麼冤死狐悲 我們還有够人味的囑 天霸道 趙大哥不要這麼玩笑 有生朋
友到了 可得檢點着點 還教人笑話 趙璧笑着躲在一旁 衆人全過來向鎮東俠師徒三人
客禮了一番 大家剛落坐 蠻南俠張玉 無髮俠高震高晚鐘全到了 蠻南俠張玉跟李三爺
早至親 李三爺此次對於蠻南俠張玉十分不樂 因為太湖出事 別人不來算還沒什麼說的
這樣至親竟不問不聞 至見着有點絕情 張玉向前一問好 李三爺把臉沉着答道 愚父
子怎能 帶累高親貴友遠道奔波 實覺於心有愧 俠客爺此來 愚父子感恩不盡 張爺臉
一紅 帶愧答道 老姻伯說的鄉理話來 我們是這樣至親 焉用說這些客氣話 老姻伯這
裡有事 小侄是赴湯蹈火 萬死不辭 李玉道 大哥你倒是能幫我們的忙 只是你老的大
駕 我們那敢輕易驚動 這次要不羣雄會撤帖 怕教外場朋友笑話 小弟仍然不敢勞駕
大駕 張玉道 唔呀可冤死我了 你們定是怪我不來看望 其實我何嘗有一天在家 終年
在外 故此對老姻伯這裡少來看望 這次我是剛從山東回來 接到請帖這就趕來 我那是
絕情絕理之輩 李三爺道 件事不提 這回還請鼎力幫忙吧 張玉道 我也無須再分辯了
天比樹葉長 咱們往後看吧 趙璧趁了過來 向蠻南俠道 張爺你全有理 我領教領教
尊駕 濟南河口捉拿梁大興時 尊駕曾許下我們到蘇州府交了案 定然回來幫着剿浮山寨

怎麼尊駕一去不回頭 言無而信 你也算有理嗎 張王道 趙老爺你這叫破鼓亂人撞 牆倒一溜推 張某豈是言而無信之輩 我回蘇州府交案之後 趕緊回來時浮山寨已破 我覺着沒有用吾的地方 故此沒到公館 這正是不願送這種空頭人情 我豈能那麼不顧信用 天霸等恐怕拍張爺惱了 忙過來讓道 張爺不要跟我趙大哥一般見識 他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 太愛玩笑了 只顧爭跟張爺這門口 倒把無髮俠高爺晾起來 此時才看出高爺一身素服 天霸問道 高爺這是與何人穿孝 高爺道 家母新近去世 小弟在家守制 只爲羣雄會帖倒 弟恐落不美之名 才趕了來 追隨衆位 少敘微勞 天霸趕忙深深敦謝 彼此落坐 跟着莊丁報進大廳 說有螺絲島銀鈎大王杜彬杜老莊主 跟尙家台的赤鬚龍石勇石寶珍 紫面判官尙全尙瑤珍 神槍賽伯黨秦良秦國珍 六合童兒尙義傑 趙家屯的翻江犬趙士雄 安良義士夏天雄 帶着會雄玉雄 家人龍井魚王喜全到了 大家出大廳迎接 把衆俠義讓進大廳 彼此見禮 內中除尙家台三老與趙士雄全是別來不久 像夏天雄等全是數年未見 彼此互叙別後的情形 李三爺是殷殷致謝 天霸問李三爺道 三位少壯士可有下落 李三爺唉了一聲道 這三個冤家到如今也沒回去 打聽各處全說這三個冤家奔了口北 咳 我只當沒養這三個冤家了 只是賤內一切事不能看破 終日憂思茶飯懶用 竟致一病不起 天霸等全竭力安慰了一番 跟着天一替園高貴高佩文 帶着高氏 高華 高莊 高忠 高正 高和 巡海夜叉賽單通石士魁 小姜維石虎 蝎虎子常恩 賽咬金樊虎 過街老鼠李德 神棍羅漢法金 全到了 這一來把水豹子孫起忙 脚不沾地 老英雄是最講外面 饒花錢受累 反倒較平日格外精神 招待着衆人茶點 蝎虎子

恩 賽咬金樊虎跟李俊是姨頭的弟兄 兩人到這裡反倒替李俊張羅一切 這時天色已晚
大廳中點起蠟燭 擺起桌椅 酒席擺上來真是特別豐盛 李俊也回到大廳 招待一般俠義
英雄 席間談論起水寇佔太湖之事 大家全要早奪回太湖 李老英雄雪恨 李三爺雖然不
能跟大家同席飲宴 可是也坐 軟榻上看 聽大家全要跟 下手奪太湖 自己忙著道
衆位遠路而來 何用這用忙呢 太湖已落賊人之手 不過教小輩們暫逞一時的威風 此
老朽驚動的人尙沒到齊 等衆人全到了 一定要請衆位帮忙 這酒是薄酒一盃而已次
衆位只要不嫌簡慢 老朽就感情不盡了 這一席大家是盡歡而散 一夜無書 次日一早
跟着就是何家窪何昆何二爺到 又有周昆周玉章 鐵面崑崙勝子興 隨着尙有一位生人同
着進來 趙士雄一見此人 就是一怔 來者是插翅飛雄鎮關東楊春 天霸等想起當年結
怨之事 疑心他是來找場 剛要發話 周昆搶了一步向天霸道 黃副將還記得這沒麼 天
霸道 豈止記得 我們還有未了之事 周昆道 當年之事一筆勾消 楊春這是跟我來的
要是再提舊事就不對了 楊春怎麼會跟周昆會到一處 來赴英雄會呢 原來楊春自從施侯
府行刺 施侯爺義釋師徒三人 楊春帶着兩個徒弟回轉關東 自己後悔 該與施大
人屢次結仇 看起施侯爺寬洪量大 施大人是愛民如子的忠臣 自己應該痛改前非 遇
機會應當報侯爺義釋之恩 是 本來楊春也是有血性的英雄 一生不作負心人 對於侯爺
以恩真是耿耿不忘 這次是到淮安訪友 跟周昆是多年的老友 此來來到淮安 聽得施大
人升任總漕 對於與施大人爲仇作對的綠林道 全是落個 敗塗地 自己更知道作惡爲非
難逃公道 到了周昆家中住了幾日 這天剛要 正巧羣雄會的帖到 周昆道 仁兄你看

無一來又不定得勾起多大是非 八百里金鈎大王鎮蘇杭李廣通 在太湖是多大名姓 竟有綠林道佔了他的太湖 這個主也就真够瞧的 小弟倒不能不去幫忙了 楊春道 可惜我不能出頭 我要是能會一會水旱兩面的英雄 也不枉牽這一蹣 周昆道 仁兄願意去隨小弟一同走又有何妨 楊春道 我與黃大霸二次結仇 那能離地見面 阻們弟兄無話不說 我實存心想作好人了 只怕黃大霸等未必肯容我 遂往施侯府行刺的事 告訴了周昆周昆道 既有這事 更應當去了 有小弟給你們化除嫌怨 從此全與朋友 又可藉此捧李三爺 帮他奪太湖人情兩盡 再說別淨聽旁人離間之言 黃副將是逐惡如仇 決不是不董情面 這一來前嫌盡釋 多交多少有名有姓的英雄 楊春被周昆說的活了心 願隨着一起到玉泉山赴羣雄會這才一同赶到玉泉山鳳凰嶺 趕到一見面 天霸想起當年之事 楊春曾三次爲仇 如今見了面難免心存芥蒂 幸經周昆 番解說 算是沒發生誤會 楊春向衆人見過禮 這裡老少羣雄也因爲楊春是有名姓個英雄 全是另眼看待 李三爺父子及孫起 全是特別的照應 楊春是毫不隱瞞 把施侯府義釋之事 向天霸說了一番 自己也爲是表示感恩戴德 棄暗投明之意 大家倒十分贊嘆 尙家台的石寶珍是心存忠厚人 見楊春能够這麼自己輸誠 十分難得 遂向楊春道 楊義士這才叫誦時務爲俊傑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我們現在有座的 多一半是出身綠林道 可是所有能够早及時歸王化的 全是保往後半世的威名 像他們執迷不悟的 那一個不落個一敗塗地 我們深服楊義士的見識不俗 却是非辨邪正 不失英雄本色 楊春被石寶珍這一番誇贊 越發的起心裨痛快 趙士雄也過來同楊春客氣一番 楊春又謝了當年義釋之恩 正說着莊丁進報來 二友鏢店二位的

頭馬得槽尹路成到 衆人迎接了進來 隨又有巧手將武文鳳 帶着轟天雷武震到來 天霸
一面見禮 並問候武文龍的病體如何 近來可能行動 武文鳳道 承衆位惦念 家兄寒腿
的病 實不易治療 近來還算好 扶得人可以下地 可是要尋常人走路 怕不容易了 武
震也向衆人見過禮 武震與這般小英雄們 全是熟人 見了面全是非常親熱 這幾位
剛落坐 莊丁又報進 有扶弱義士千里 腰向國樑 跟白勝將邱十傑到 衆人全都詫異
尙義士遠在山西 怎麼來的這麼快 大鵬金站起來迎接 把尙義士請進承 天霸等全問好
一般老英雄金站起歡迎 原來尙義士是到淮安訪友 路遇邱十傑 在中途接到羣雄會的
帖便趕了來 老英雄們見了見 自然各叙已往之事 赶到午後有飛雄峪錦毛孔雀李靈德
大鵬金翅李文中兩位道爺 二位在二義觀前修 此次接到羣雄會的帖 二位道爺也要
重舊地 因爲早知道黑水湖虎頭丹已挪到玉泉山鳳凰嶺 自己多年離開舊地 也想來看
看 大鵬對於兩位道爺全是十分客氣 這一日過後 接着第三日 第一撥是小東營
曹德彪 曹德豹 神鏢曹清到了 跟着小丁家沾丁萬亭 帶着丁氏四矮 赤面飛熊賽關勝
于成龍 關海鍾離離巨霸 全到了 山東巡撫衙門張興霸 風流義士賽黃良姜治 飄海暗
叟善天齊 九大火祖段隆 鎮山東段公 全到了 此次成洪山也赴羣雄會 實因爲自己
着施大八多大人情 趁着這機會 正可報答施大八已往之德 虎陀山北極觀的神行劍客秦
德秦志迪 這班人到 衆人方才落坐 莊丁又進水報 說是有京城御親太王府神拳
金頭老虎杜興 洪似燈 黑似秀 飛龍鏢客的神彈子李五郎李公然 徒弟丁猛雄 這幾位
全是威名顯赫的英雄俠義 大鵬姓老少羣雄六七位 全站起迎接 李公然是大鵬中羣雄

太保洪文、張名位、鍾客到了。大家站起迎接。一看同來的有鍾堂方飛、羅漢童兒、唐永健聚會。隨向天雷等道：「我們倒來遲了。」黃副將我給你們來接引見一雙生朋友。說着話往旁一閃身。只見李五爺身後站這人。髮似三冬雪，鬚如九秋霜。臉上的白頭髮挽也一個小道冠。木簪頂，穿著藍綢袍。而可套着拾狸馬褂。雙袍子契口露出毫絨的套褲。脚下可是口襪僧鞋。打扮的。倫不類。衆人看全是一驚。要知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九 奪太湖羣雄賀喜 失御馬大家担驚

詞曰：可憐四大是虛名，認破方能脫死生。慧性何得大際月，幻情却是水中冰。
撥迴關捩頭頭看，看破虛空物物明。行缺功虧俱是假，丹爐火煉道難成。

幾句殘詩念罷，書接上文。目說衆人見李五爺身旁這人，形容古怪，打扮各別。一個猛勁，全沒看出是何人。只見這位鶴髮童顏，不僧不道的，往前走了兩步，向諸人稽首道：「貧道擺脫私塵，跳出污濁世界了。」趕到一說話，天雷等聽聲音，辨面貌，才看出正是老英雄紅旗李煜。大家誰也沒想到老英雄赴羣雄會，並且改扮成這神四不像子的裝束。天雷計全等全趕忙向前給老英雄請安。趙壁也過來給老英雄行禮。笑問老人家道：「你老是那廟裡出家，李煜哈哈的笑道：「老朽已在白雲觀記名當道士。此次羣雄會，是把南北的英雄俠義聚在一處。老朽待會趕了來，跟大家聚會聚會。像我已風燭殘年，還有多少年留在塵世，說不定這次跟大家見一回面。再想會一會南北的親朋，就不易了。」趙壁道：「老爺子你老這一出家，准能够長生不老，像別人不過是入道門，不能再還俗了。」當和尚不能再當老道，老人家是少數歸一，那會不超凡入聖。」李煜笑道：「趙壁你不要打趣老朽了。我是任意隨緣而已。」老三

羣雄把老英雄圍晉進了大廳 李廣通扶看莊丁過來 向老英雄問候 向家尙三老 蓋天齊

殷隆 殷洪 老道吉千 于成龍 褚彪等一千老英雄全湊過來 老英雄聚到一處 各叙

勢仰之意 所謂來的老少英雄五六十位 再加大人標下的差官等 不下百人 幸而大廳本

是從前玉泉山鳳凰嶺的聚義廳 地方寬大 能擺二十桌酒席 孫起單給收拾出好幾所寬大

的房來 給衆人到備休息 趕到酒席延前 李俊 李玉弟兄兩人 親自到各席前把盞 敬

過酒之後 李三爺也過來挨席的周轉了一番 大家全讓自李三爺不必客氣 李三爺深深向

大家一揖然後說道 衆位能這麼不辭辛苦賞顧賜光來捧我李廣通 別說衆位的來意還全肯

助我一臂之力 就憑衆位這一到 就足使我們父子臉上光榮 承衆位的看大人情 我李廣

通對衆位這番盛誼 沒齒難忘 所撒出的請帖 差不多算全到了 我此次失太湖 不只於

把萬貫家財被水寇霸佔 銀財不過是身外之物 不過我這八百里金鈎大王鎮蘇杭 一世的

英名付與流水 還得水衆位多多帮忙 替我李廣通找回這場面 我還可止太湖立足 不然

我只好遠走高飛 寧可死在他鄉 也不願再見人了 羣雄兄老英雄說出這番話來 知

道老英雄是被病魔纏身 英雄無用武之地 可見多人的八物也怕病魔 頭一個就是九天火

祖殷隆 鎮山東殷洪老兄弟答話道 李三爺不要以興事為念 我們弟兄願替衆位作前驅

飄髯皓叟蓋天俠 尙家台二老 全自告奮勇願當頭陣 李二爺拱手答道 趙璧仕席間是上

低着頭白斟酒飲 凡人不理 此時聽得羣雄內去不含糊的 他便自言自語道 吃人家咀短

本來不給人家賣命 也對不過人家這桌酒席 他這麼叨念 旁人聽見雖然不愛聽 可是

不敢惹他 等到大家一陣客氣完了 趙璧批眼皮一翻道 告奮勇去不含糊的 總算好朋友及

只是奪太湖也得先探明賊人的虛實動靜。他船有莫大的實力。現在已這樣的備置。要是這麼冒然的前去。人家倘或把出入路封鎖。早塞水面上再有埋伏。那一來必關個乘興而去。敗興而返。灰頭土臉。栽二一回。大家一聽。這壁說話。說的真有理。李三爺向趙壁道。趙爺你這話說的實在。是對。趙爺要捧我。有什麼主音務望當面指教。趙壁被李三爺捧的。一陣得意忘形。搖幌着小腦袋。道。這可不是當着衆吹。趙壁早應統做。縣才小用。又好比諸葛亮去調真主。高臥隆中。自有經天緯地之才。治國安邦之策。也用去。朱耆祖挨着他坐着。越看他越不順眼。越聽越可氣。叭的照着趙壁肩膀上一拍道。你要瘋吧。這裡當着多少位老前輩。各處的英雄俊傑。你這麼狂妄。怕有人打你。趙壁哈哈的笑。豈敢問問他們衆位。別管跟老趙認識不認識的。他也得敬。話可又說回來。就是敢摸老趙的。關着天霸老兄弟也不好意思吧。天霸隔着席向趙壁道。趙大哥別取笑了。還是說正經的吧。趙壁道。依老趙看。沒有什麼繞脖子。先請兩個精通水性的。到鐘山寨探探賊人有什麼個佈置。魚鷹子何路通。跟分水狐李殿遠。自告奮勇。願去探鐘山寨。獨角蛟孫錦堂。出洞蛟李玉。見人家外人全不肯落後。遂也搶着要去。還是大霸說道。你們二位全是本處地主。容易被人認識。還是讓他們二位去好。兩人這才不再客氣。不一時酒飯已畢。莊丁們進來擲去盃盞。何路通隨李殿遠。各自帶水衣水靠和隨手兵刃立時起身。李三爺是囑咐二位不必進山寨。只須看看出入的道路。趕緊回來。大家好再定抄山之策。何路通李殿遠向天霸等告辭。起身奔前山。到了水邊把水衣靠換好。兩人一同下水。這二人的水性不差上下。在水中走起來誰也落不了後頭。趕來到鍾山寨附近。出了水面往山寨上

一看 遠遠的只有稀稀落落的幾點燈光 前山一帶黑糊糊的寂無人聲 二人看着好生詫異 到了山口前這一帶 是伯什麼說有 臨來時李俊已見把入山的幾條道全告訴二人 這兩八到了這裡 先找兩旁的小路 那知全早被山裡的賊人用木石堵死 正山口的出入道路也按了寨門 兩人從寨門裡望了望 見裡面離寨門不遠 有幾條賊船把守 但是船上也沒有多少人 何路通與李殿遠一商量 還是設法進去 駕着船門高大小好進 能是從兩旁一陡壁上去 未嘗不能進去 何路通李殿遠遂從兩旁的懸崖爬上了山頭 順着後面的山坡瞎去 往裡走出二里多地去 見沿着水寨一帶 倒是有不多的船隻駐守 二人繞到一處很多的地方 聽得一陣的悲聲 從民房裡發出來 聲音極為淒慘 李殿遠見這情形 暗想下定是開墾的農民們全受了罪了 現在從 們口中倒能探聽探聽山內情形 這麼大的山寨很走實是費事 兩人剛奔撲要這帶民房 就見遠遠有燈光輓動 李殿遠一拉何路通 兩人一縮身在大樹後邊 只見由遠遠來了一隊賊兵約有十餘名 掌着兩個燈籠 向那 帶山坡的民房巡視 忽見那夥賊人闖入一家民房內 一陣喝叱鞭扑 立時哭號並作 哀呼求饒之聲 慘不忍聞 不一時那夥賊人出來 一窩蜂向後山走去 李殿遠何路遠二人剛要看看是怎樣個情形 遂來到這片民房前 聽了聽不象先前那麼大聲哭了 只是夜盡更深 雖有極微細的聲音 也易於聽見 見前面是兩間茅屋 裡面透出來微弱的燈光 從東邊這一間裡透出細細的哭聲 似有兩三人在吞聲飲泣 何路遠跟李殿遠 商量 還是進去問問他們 倒能問出山寨內的實情 李殿遠教何路通在外面巡風 自己把單刀抽出來 推門進了屋內 見這裡是兩間點燈的屋子 牆上掛着一個瓦油燈 燈焰極小 房內也就是微